

東谷所見  
理學簡言

讀書錄存遺



理  
學  
簡  
言

區仕衡  
撰

中  
華  
書  
局

## 理學簡言序

蓋聞王通氏著書曰：十二策若行，則六經不續矣。蓋泫然於仁壽大業之際也。唐貞觀初，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奏進，爲長孫無忌所抑。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易代興開焉。世每責房杜不能揚師之道，而嘆福郊。福時未知疏屬汾水之廬，彈琴講道志也。嗟乎嗟乎，亦足悲矣。任先七世祖九峯府君，常景定末，自太學引歸。元兵南下，猶教授諸生于長林之閒。今講院遺址尙存，當其時，豈但太熙以後，春秋元經斐然有述而已耶？宋籙旣終，口氛益惡。子孫荒遯，早幕嶺，武僊不祿。家祚中微，遺書日就散落。明興，民脫湯火，稍稍復業。按家譜，府君所著有理學簡言一編，二百年來，徧於早幕，遠近故家訪求弗獲。近始於禾坑佃戶梁軍冊末得之。其家出岡州尺籍，故同避兵阜幕來也。年久蠹蝕，幸可補輯。與余家石臼所藏九峯集，若劍合焉。似有神護哉。編中錄曾子、子思子、孔叢子、晏子數章，及董、楊、王、韓氏必以爲六經孔孟之外，所論學論治者，散見於諸家。猶理學之機而未支者也。第府君，宋人也。錄歐陽修、林逋二氏始逮濂、洛、關、閩諸大儒，至張、陸、呂、三子而止。中不及邵雍、楊時、尹焞、李侗、羅從愿。任也膚淺，何足以知之。或者是時講學多牽蔓語，故於曾也思也，鮒也，嬰也之下，網羅數代，止南渡末，取其醇而明峻，而與鑿鑿皆談理之學。因曰簡言乎？於是蠹蝕不可讀者，則削之，不敢增一字，刻而藏之于家。雖然，誠未知府君著書之志之所在，敢庶幾無媿於河汾之嗣人哉。

# 理學簡言

曾子參

南海區仕衡邦銓撰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博學而篤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後人。

子思子伋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

子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薄於財。

孔叢子

子順答魏安釐王曰。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孔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將奚以爲。答曰。爲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善其身。治之至也。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議。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此七者。大義舉矣。

平原君曰。儒之爲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也。

晏子嬰

君子居必擇處。游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游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

夫社稷之臣。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布于四方。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成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

董子仲舒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而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彌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彌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者。所由適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

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

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官。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揚子雄

騶騶之馬。亦騶之乘也。騶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騶之則是。百川學海。而至于海。邱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蠶也。

斷木爲棋。梲革爲鞠。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士何如斯。可以禪身。曰。其爲中也宏深。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禪身矣。

仲尼潛心於文王也。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閒。神在所潛而已矣。

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川有防。器有範。禮教之至也。

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矣。

王子通

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

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

禮則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

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婚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

如之何也已。

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

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  
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

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政變化作。而帝制衰矣。

度德而師。易子而教。

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韓子愈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

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

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

根之茂者其實遂。齊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宏、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

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歐陽子修

易之淪于卜筮。非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

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

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

禮以治人。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潤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

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其天年。此自

古聖智之所同也。

林子通

智大心勞者狂。力小任重者跲。

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

輕諾者信必寡。而譽者背必非。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

足恭者無禮。貪名者無智。

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奉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周子  
惺頤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之謂神。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幾乎。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敍。百姓太和。萬物咸若。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

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

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程子頤

泰山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天以生爲道。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則謂之命。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誠。無爲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更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

覺爲自然。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爾。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言而不行。自欺也。君子欺乎哉。

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

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己。

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

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

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

修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

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

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

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

有翦桐葉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卽時諫止。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

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得以麴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

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不然。未見其至也。

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滯心於智識之間。自見其小。

天地之量。無得而損益。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

張子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動物本諸天。以陰陽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賢才出。國將昌。子孫賢。族將大。

陽明盛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中正貫天下之道。此君子所以大居正也。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更盛於感人心。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節之也。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端也。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夫屈者誠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修身。博文所以崇德。

聖人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

近臣守和。和其心以備顧問。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

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朱子

聖人教人爲學。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推之。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方是正當學問。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區區口耳之閒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學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

爲學須先立志。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

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

孔子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

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

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能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不是用力處矣。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散。

日用之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磨礪精神，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

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以仁爲體，則無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

民之視效在君，天之視聽在民。

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使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使其民爲堯舜之民。

守官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

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

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

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

大臣以得士爲功，下士爲貴，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

張子

栻